

宕陰賸稿

上

特261

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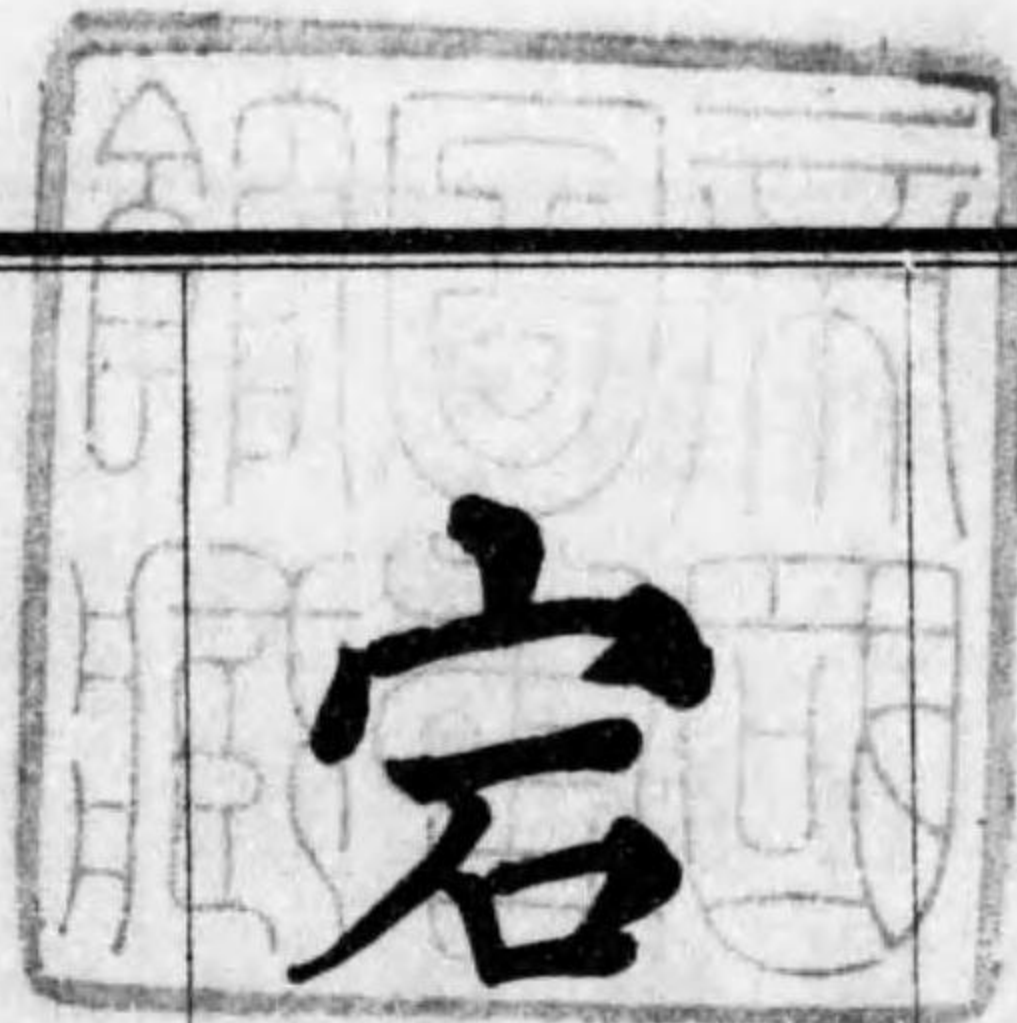


始



定陰續稿

特261
470



宕
陰
贖
稿



内用周平瓦寄贈本

宕陰贖稿引

宕陰鹽谷先生。近世文傑也。以先君及姊丈曾遊其門。余自幼聞而慕之。迨宕陰存稿出乎世。輒覓取而熟讀焉。蓋余之屬文。有所得於先生多矣。顧存稿所不收。而可觀者亦不尠。每日涉之。手寫而藏。有年于茲。頃釐爲三卷。名曰宕陰贖稿。以公于世。是亦先君之遺意。而余宿昔之志云爾。

昭和五年立秋節。遠湖內田周平書於

谷門精舍。

先君名貞。字仲幹。冒足立氏。後復本姓內田。天保末。從先生。業醫而好儒。以壽終。姊丈木村氏。名庸行。字世德。安政中。從先生。以儒立家。最有文才。不幸蚤世。俱濱松人。

周平附註

凡例

一先生文章。載于宕陰存稿者。皆係手定。鉅章雄篇。悉在其中。然觀乎蛟龍者。并其鱗爪。而能識全體。遊乎河嶽者。殘山剩水。亦自有姿態。余之此輯。竊信其不為附贅懸疣。

一先生二十歲前後所作及射方小志所收。多屬未定稿。蓋自不欲存錄者。然有山陽小竹等先輩評贊。不忍棄去焉。因併其評語存之。以見先生當年之志識與文才。

一先生壯年以前之作。其文字不必無瑕疵。加之原

默不語如愚。酒酣氣豪逢知己。歡娛我辱忘年交。問業操觚。輸寫心肝。有時怒睨。子作文不用力而心粗。何不專精而彷徨他途。言猶在耳。歲月電光。徂一事無成。白雪滿頭。願師友凋落。令我心情孤。賴有年少才子。時慰吾內田。仲準秀眉而明矚。有相如才而無文君壚。學兼綜東西。不閱一隅。持翁此書。題言苦見需。昔讀虬髯客傳。拍案呼。世豈真有如此快人乎。聞長政事。始信其不誣。果有奇男子。異世同符。仲準生帝國。鳳又集梧。時雖有長政。而無所須。宕陰善文。亦一世名儒。寥寥天下。繼續有人。無嗚呼。時異學者。亦須殊。包含東西。立理學規模。奮筆陣以開拓。新版圖。非我仲準而誰爲先驅。

帝登不盡獄記

送友人遊松島序

豐臣太尉伐朝鮮詩

孟子勸王道詩

學而優則仕解

題護國八彥圖

書八大家讀本後

子路死衛難高柴不死。占管仲召忽。同異論。

擬●茅野三平純令詩

占友人論詩書

祭赤德四十六士文
晚香齋記 敢請
玩物表志說

雪喻

題參河三宰圖

本多君作在清門 天野君三郎兵衛
高力月清長

不安諾齋記 為友人某

跋木村長州夫人真野氏訣夫書

書中無疑看得有疑說

讀莊子

右岩陰鹽谷先生書也天保丁酉余辭其塾入醫門時先生猶
欲使有所課以此文題見授余以其為先生厚意之所存珍襲
以至今日嗚呼先生既逝矣吾亦老因傳周兒令代藏之今也

明治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內田貞識

非學廣才。固孔即我師。多商以闕疑。切問而近思。	勿好隱僻也。勿眩新異。天行健不息。君子務學。庶	不勇於能進。有事毋自欺。忠孝以立身。文武以全才。	德業。東近。上達。莊子為。新。遠。至。里。遠。恍。成。似。深。刻。	三百有六日。日又十二時。寸陰。寸陰。惜之。復惜之。	精神之所。如。刻。如。刻。勿。惜。吾。言。老。訓。我。十。古。意。	管公像	不中。事。秀。年。來。備。一。泚。驚。之。精。望。鳳。之。姿。惟。生。人。空。	六。極。消。而。五。福。備。也。泰。何。令。之。地。躬。於。所。學。雖。雨。之。	中。佛。智。大。淵。屈。折。以。遊。邪。抑。明。度。關。性。情。溫。和。載。	宜。載。鼓。或。有。載。前。其。才。之。無。德。性。道。復。矣。而。執。伊。同。也。	而今乃如斯。嗚呼。天道。是。非。果。乎。可。知。耶。
-------------------------	-------------------------	--------------------------	-----------------------------------	---------------------------	-----------------------------------	-----	---	--	--	--	----------------------------

收忠芳義芳待奉	赤德城中有大石氏故宅。固有益。相傳	係忠誠子手植。河原士。東。亦。待。於。四。方。集。為	一。卷。名。曰。一。一。一。一。一。	已丑歲。西時入芳山。探訪英雄志。其陳蹟。有句云。有	碑。成。病。短。人。笑。不。解。尋。花。尋。艸。來。以。游。中。突。錄。也。故	夫。到。赤。德。問。所。謂。忠。義。塚。者。想。慕。風。節。低。回。移。刻。而	至。大。石。氏。手。植。樹。在。其。尺。而。失。之。然。予。所。不。解。尋	為。尋。常。花。卉。耳。是。忠。臣。義。士。遺。愛。所。存。雖。在。窮。山。僻	澗。回。將。披。荆。斲。棘。累。重。臨。以。訪。之。而。千。里。之。行。火	小。事。尚。有。失。况。於。於。德。成。業。乎。吾。於。此。有。重。感。焉。
---------	-------------------	----------------------------	--------------------	---------------------------	---	---	---------------------------------------	---	---------------------------------------	--

一孝政時卡向...
 小澤家...
 年...
 一節...
 山...
 原...
 友...
 十...
 星...

志...
 召...
 山...
 下...
 又...
 十...
 門...
 結...

虽立貞二親

十月十一日 鹽谷甲藏

申...
 丈...
 委...
 宜...
 恩...
 此...
 へ...
 送...
 藝...
 寫...
 之...
 奉...
 崎...
 一...

願...
 臣...
 手...
 十...
 又...
 不...
 於...
 崎...
 其...
 不...
 此...
 何...
 間...
 尚...

一筆致啓上候。向寒之節に御座候處、御渾家愈御佳安に可被成御座、奉遙慶候。扱は先年御歸郷之節、御託置被成候醫書寫出來、代料も御預り申候。殘銅其中に封し、以町便差出申候。定而相達候儀と奉存候へ共、其後御返簡無御座候間、此度就幸便御尋申候。原書之事も何方え相返し候而宜敷候哉。是も前度も申上置候。委細被仰下候様致度奉存候。友三君えも宜敷御傳言御頼申候。用事而已如此御座候。已上。
 十月十一日 鹽谷甲藏
 足立貞二様

尙々御家中之便者、殊に寄間違候間、御返答町便に而可被仰下候。此度野慵齋と申兵學者、下拙推舉に而御慵と相成、其御地え出候。御閑暇も御座候はゞ、御面會可被下候。隨分兵學之外にも、嘶御座候人物に候。下拙同様御最願奉希候。又下拙妻之里に而候太田侯之醫十東井齋、此度御在所勝手被申付、今月末には掛川え引越申候。御近方に候間、御吹聽申上置候。草々亂筆、御免可被下候。

宕陰賸稿目次

卷一

北條義時論

織田信長論

豊臣秀吉論

治水論

學術世變論

審夷情

上羽倉縣令書

與友人論學唐詩書

請宥某乙狀

上君公書

薦學生某書

論薦高麗兼作書

贈大野士文序

送齋藤子仲歸飫肥序

贈高橋藤藏序

送家弟玄信遊關西序

送西阪夢錫序

射方小志序

廣詢錄序

丙丁鑑古編序

丙丁鑑古編後序

遠西紀略序

卷二

畫堂記

樂山窩記

大崩山記

觀千早城址記

明教堂記

觀琉球聘使記

足軒記

行雲樓記

徜徉亭記

水哉亭記

小早川隆景傳

蒲生氏鄉傳

高山正之蒲生秀實傳

紀事一則

傷高尾太卿

讀諸葛亮傳

讀復堂遺稿

讀出師表

菅公像贊

竹林七賢贊

書室箴

視志緒言引

續和漢名數引

擬送人祇役蝦夷引

忠芬義芳詩卷引

國華帖引

題熊本巨人圖

題兩岸一覽圖

題阿萬篤夫文稿

題保岡元吉所修孫子讀本

大統歌題辭

題大統歌首

題鑄銷論首

題隔鞞論首

書北條氏記後

書類聚國史後

書臺灣鄭氏紀事後

書鞭駘錄後

書周濂溪語後

書至日新霽詩歌卷後

書木下士勤文稿後

再書俄羅斯圖志後

書籌海私議後贈四屋子固

書紀州曾根嶺詩後贈子固

丙丁炯戒錄跋

函洲遺稿跋

跋送岡田周輔詩卷

跋米良子庾日光山行記

大統歌跋

復堂遺稿跋

自怡帖跋

史訐跋

與森田節齋

評川西士龍代笠亭記

評川西士龍勇信公遺琵琶記

評川西士龍送岡永子順序

評保岡元吉纜山一夜百詩序

評安井仲平文

評安井息軒送邦永生序

評芳野叔果新闢小園記

評阿萬篤夫文

又

評司馬守默文

評松島履卿文

評內田仲幹漢高祖論

評中村敬輔文

通計八十八首

卷三

那智山瀑布賦

一首

山形從役詩

二十首

浴澤遺香

五十三首

水戸浪士處置に關する建白 一通

目次畢

宕陰賸稿卷一

濱松 內田周平輯錄

北條義時論

天保元年二十二歲

承久三年。下詔討鎌倉執權北條義時。義時舉兵犯京師。官軍敗績。義時廢新帝。立後堀河帝。遷三上皇于隱佐土三州。北畠准后以爲鎌倉無罪。而朝廷加兵。其曲在上。水戸義公修史。亦不列義時於叛臣。其論猶北畠公也。鹽谷子曰。異哉二公之言也。有人於此。暴怒鞭其子。其子勃然邀而搏之。因縛而幽之。語人曰。吾無罪。而父鞭我。吾是以執。聞者以子爲當乎。

君臣猶父子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順。臣獨曰君之不仁，而報之以不義，可乎？古之聖人，憂夫亂賊之間出，而彝倫大斁也。常嚴其名分，使知君之必不可畔，畔必不免誅。趙盾之罪，不過不討賊耳。而春秋書之曰弑。趙鞅之罪，不過保邑自全耳。而仲尼書之曰叛。夫弑者，非真弑也。叛者，非真叛也。而聖人尚且原其情，誅之。而況於真叛且弑者乎？義時以陪臣敢抗天朝，舉兵犯闕。一日而執三天子，置之窮海絕島魑魅之境。其悖逆無道，天地之所不容，億兆之所共讐。而君子允之，何哉？抑義公之所以允之，謂其元老謀

之。天下爲之用也。謂其奉新帝，繼皇統，以定天下也。謂其事成志得，而位不踰四品。世世能守節儉，以安四海也。夫所謂元老者，廣元、康信之輩。視利而避害，知便其身圖，而不知有朝廷者。天下之爲之用者，亦視其勢之強弱而已。始非問義之當否者矣。皇統之在於世，猶日月之麗天也。繼與不繼，非人臣之所得而與也。則其奉新帝，豈義時之功乎？至其位不踰四品，與世世能守節儉，則亦畏多陰謀禍被後嗣故焉耳。安在其爲安四海哉？若必如義公之所取耶，則是足利尊氏之得人心，與其位不過亞相，亦出公正之

敬所曰，足利尊氏五句當作足

利尊氏之別立
皇統以掩逆節
亦以得人心與
其位不過亞相
爲忠義之爲乎

心而立光明帝。則爲忠義之爲耶。且義公立叛臣傳。舍義時而收源義仲。夫義仲雖暴。未至如流天子之甚也。義時而既赦。則義仲不宜誅。義仲既誅。則義時豈宜獨赦乎。今有二人焉。一人罵父。一人囚父。斷獄者罪罵者。而舍囚者。其爲得當歟。吾嘗謂義時姦賊之尤者也。公曉之弑源右府。義時使之矣。故稱病避之。以成其事。若以春秋刺心之法論之。則公曉之事。義時已可受首罪之誅。而況於承久之變哉。嗟夫亂臣賊子。幸而得志於當世者。自古有之。所賴者賢人君子。誅之以筆札。而垂之萬世。足以落亂賊之膽。而

防彝倫之斁。彼北畠水戶二公者。世所謂碩賢偉人。天下之所仰而取則。而其言論乃如是。安知亂賊之禍不由是滋矣哉。義公又以義時比魏司馬昭。夫昭之心。雖路人知之。彼義時者。乃獨免君子之責。嗚呼。是其所以爲姦賊之尤也夫。

賴山陽曰。余嘗不滿二源公之論。故於私史中微見其意。嚮與公論之。公未謂然。今蓋瞭然於心。是以粲然於筆。筆力透紙背。光芒逼人。天地間不可無此一篇文字。

猪飼敬所曰。義時之逆。愚夫愚婦之所切齒。此篇

譬喻的切。議論明快。足以誅姦賊于地下。

古賀侗庵曰。辨駁確切。反覆不窮。如燃犀照怪。姦賊無所遁其情形。可稱壓卷。獨其引春秋二條。不免文人常套。頗覺可數耳。

織田信長論

天保元年二十二歲

織田信長之爲明智光秀所弒。由其懈備也。所謂備者。當於館本能寺之日歟。於命西征之日歟。於強酒鼓頭之日歟。抑於以森蘭丸爲之壻而不聽之時歟。將於令還稻葉氏之亡臣而不奉命之時歟。此數者皆非也。然則如何。曰。醫之良者。視未形之病。君之明

者。知未萌之禍。右府之備光秀。必也其於取秦秀治之日乎。魏文公使樂羊伐中山。中山執樂羊之子。烹以作羹。贈之樂羊。樂羊嗽之盡一杯。既克中山。文公賞其功。而疑其心。夫五倫一也。厚於親者。必厚於君。薄於君者。必薄於親。未見愛其親而不愛其君者也。未有忍其親而不忍其君者也。羊之食子。雖出於撓敵厲己之術。然察其中。必有陰鷲乖狠。爲人情之所不能忍者。此文公之所疑而疏之也。光秀之取秦氏。遣母爲質。以招降之。既降而殺之。母遂爲敵所磔。夫貪區區之地。恬然餒母而不顧。光秀之爲。心可知也。

已。古之人有親放麀以知其仁者。有因剖股以料其
不情者。今殺母之人。親來佐吾之傍。爲之君者。烏可
無以備之哉。右府則不但不備之。又隨而慢罵陵辱
之。慢罵陵辱之不足。命之以其所大不欲。幾何其不
起而刺刃我腹也。然則備之道如何。曰。盍觀我烈
祖之待伊達政宗乎。政宗之父輝宗。與二本松某爲
仇。某嘗造伊達氏。猝抱輝宗。某有力。輝宗自計不免。
大呼謂政宗。必斬之。莫顧我。政宗召兵攻某。某被斬。
而父亦死。是其不仁。與光秀無以異也。烈祖蓋聞而
憎之。是以其平素待之以禮。撫之以恩。嚴而遠之。不

賴山陽曰。作者
先有此意。徐而
出之。

山陽曰。兩意對
縮太佳。又一轉
益佳。

敢復狎。世傳烈祖畏政宗。以爲有霸天下之器。政宗
豈霸王之器哉。疑乎其心。而敬於其貌焉耳。是以政
宗終身無所逞其毒。由御之有道也。嚮使烈祖以右
府之所待光秀者待政宗。則或效光秀之跡。使右府
以烈祖之所御政宗者御光秀。則焉有本能寺之事
哉。雖然。烈祖之事尙矣。非右府之所能及也。吾獨惜
其不悟蘭丸之言耳。先叛數日。蘭丸具光秀叛狀言
之。當是時。爲右府者。亦宜少自省。以右府之明。豈不
能及之哉。誠以爾時五畿已定。甲信已平。毛利氏自
送死。大業殆成。意滿志得。而其明有所蔽也。苟意滿

而明蔽禍敗之事。必如蝟毛而起。雖無光秀。安不亡也。孔子曰。滿而不溢。傳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右府蓋未之察也。可勝惜哉。

豐臣秀吉論

天保元年二十二歲

定天下者。必有一定之略。無一定之略。而能定天下者。未之有也。天下大物也。羣雄競焉。衆智爭焉。而我欲獨出而有之。自非使天下強弱之勢。征伐先後之次。瞭然吾之胸中。如數計而龜卜。其何以得之。嘗怪豐臣太閤之致混一。先西海而後關東。夫關東地勢雄傑。居西海之上流。古之英雄。若源賴朝。足利尊氏。

之類。皆以關東之得失。爲係霸業之成敗。汲汲然收之。以爲根本。然後漸臨中原。猶如建瓴然。以太閤之聰明。豈有不知之。而其取之。獨在最後。何哉。豈其乘勢用兵。事至意隨。而未嘗豫定其謀歟。及審其終始。然後知是乃其成算。豫熟者矣。夫太閤起織田氏之卒伍。而襲其基業。非如賴朝之起蛭島。尊氏之起下野。則太閤之於上國。猶二氏之於關東也。當是之時。關東強也。西海弱也。北條氏難取。而島津氏易滅也。太閤之意。蓋曰。先當強敵。則師勞而威沮。天下之心。必輕我。先攻弱國。則功速而勢張。天下之心。益畏我。

以勢張之兵。乘畏我之機。天下不足并也。是故既服
島津。盡定四海。然後休兵養士。徐起而臨東。舉而取
之。如拾囊中之物。非有一定之略者。焉能如是哉。或
曰。薩隅之險。不減函嶺。而薩人之慄悍。莫讓相武。加
之義久躬鷲鷲之資。而蠶食九國之大半。未見其弱
而易滅也。曰。薩境雖阻險。其境內窄狹。非如八州之
沃野者。古曰。八州足以當天下。相武足以當八州。薩
人雖勇。何以敵之。且北條氏自長氏以收攬英雄爲
心。氏綱氏康御下有道。其民之戴上非一日。義久力
服九州。爲日尙淺。其貌服而心怨者。人人而然。則其

強弱難易。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晉者宋藝祖問混一
天下之策於趙普。普以爲太原尤強。宜先平江南而
後及之。藝祖不用其言。而先攻太原。久圍不克。大困
而歸。終其身卒不能取。豈非以失其難易先後之次
哉。今薩隅猶江南也。關東猶太原也。嚮使太閤先伐
北條氏。則兵頓堅城之下。久攻不服。師老兵疲。其不
蹈宋祖之失者幾希。吾故曰。太閤之後。關東其成算
豫熟者也。

治水論

天保元年二十二歲

方今之所患者何哉。財耗而用乏而已矣。夫天下寧

謚非有用兵之費也。宮殿備具非有土木之興也。藩服率從。黎元推戴。非有貢賦之有闕也。而所以常患耗與乏者。何所由而然哉。是非吾儕所能知也。以吾所觀。則若川河之害。亦其一端之大者矣。夫山者木之所簇。而水者木之所蓄也。山饒材木。則雨水皆爲其所蓄。而溪壑鮮暴下之水。承平日久。生民繁息。屋材薪炭。凡百器用。莫不取之於山林。林木日殲。而峯巒日童。每風雨暴至。石砂潰崩。潦偕流下。是以天下之河。無歲而不淤。淤無不漲。漲無不決。決則田荒。田荒則穀枯。穀枯則稅減。所在皆然。國之所以乏用。未

必不由此也。今之治水。非無策也。浚之以輦。以疏其流。防之以隄。以備其漲。當之以竹籠。以支其衝突。其防患之意。可謂至矣。然而其患終無止也。河旁之田。沒爲平蕪。浩沙極目。不復墾開。是何知非其策之有未得其當哉。雨水之漲。譬之人身之發癰。癰之釀毒。不至發洩。則不愈。有賤醫師。曰。吾能使其不發也。貼其藥而抑其勢。未嘗不致大傷也。且夫浚濬修築之役。吏胥因緣爲姦。官用千金。則吏收其半。官用萬緡。則吏取其二。是以浚修功疏。而漲決益甚。然則今之所以爲治。得無非所以爲不治耶。今有一策。非浚之

以葦。而可以疏其流。非防之以隄。而可以備其漲。非當之以竹籠。而可以支其衝突。而吏胥又無由施其姦。此百世之利也。何也。曰。洩之也。洩之者。歧其流也。吾嘗考之漢土事。夏禹之治黃河。闢水道九條於下流。而注之海。使水勢有所分。且洩。禹貢所謂分爲九河。入於海者是也。是以厥後閱數百年。而無洋溢之患。至春秋之世。國始各自私。不復恤天下。所謂九河。齊桓乃填其八。以闢農田。於是下壅而上漏。遂有矜礫之決。以至於漢魏。決潰之害數矣。時之策士。或欲復九河迹。以其水大役廣。憚不能成。而害終不可救。

也。本邦地形。東拓西迤。南北竝皆海。中畫以山岳。勢如長屋。然是以天下川河。大率各方入海。源不甚遠。流不甚大。可疏可洩。甚易施策也。誠用禹河之遺意。使天下大川。各隨其地形。去海二三里。歧開一川。川口作閘。隨水增減。爲開閉。庶幾可以數百載無患害矣。然大禹之事。在海外萬里之外。去今三千有餘年。論者必疑爲難行於我之今日也。請以所目見言之。吾嘗行天下。考其山川之勢。問近代策士所經緯。得信之岐蘓。河攝之澱江。備之三野川。皆歧下流。以絕潰決之患。可以見其術之可行於今也。雖然難諭而

易怨者民也。喜於入而吝於出者財也。今夫闢新川。必沒良田。民必興怨謗。興役之際。役大費廣。吏必羣沮其議。天下之事。固有舍目前之損。而規後日之便者。有棄一朝之費。而開百世之利者。傳曰。民可共樂。成不可共慮。初。又曰。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今誠堪之以至斷。照之以至明。奮然發作。則潰決之害可絕。荒廢之地可闢。浚濬修治。凡百費用。皆可休而止。數年之後。財用阜足。必百倍於今日。而萬世之下。人人傳誦曰。河害之除。自某代某公始。豈不盛乎。夫然則何憚而不爲哉。

賴山陽曰。此論出於實見。故意明而氣昌。而詞暢而健。又鍛鍊之者熟。卓然足存。

學術世變論

天保六年二十七歲

物固有同名而異實者。淆而一之可乎。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以周人之璞。易鄭人之璞。則物非其物。名之不可不辨也。而宋儒之語名。吾惑焉。古之爲名。人之所蹈。謂之道。人之所得。謂之德。仁者親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性之言生也。人之才性也。命之言命也。人之命祿也。理之言縷也。物之分理也。古之爲言如是而已矣。而宋儒則一本諸天。必

曰。天理矣。經曰。明明德。明德云者。猶曰顯明之行實爾。宋儒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經曰。學而時習之。謂學文以益其心智爾。宋儒曰。學之言效也。效以復其性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宋儒曰。忠恕非道也。借忠恕以著道耳。仲尼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宋儒曰。二氣非道也。所以爲二氣者道也。大抵聖人之言在事。宋儒之言在心。聖人之言在當然。宋儒之言在所以然。聖人之言在有形。宋儒之言在無形。此古今言之所異。而學者之所不可不辨也。然則宋儒之言。果背經而害道乎。曰。此世變也。人

心隨世而變。學術隨心而變。學術善變。所以不失古之道也。蓋博觀宇宙之間乎。天地以時而變。所以不變於萬古。百物以時而易。所以不易於百世。文創於鳥跡。而成於篆籀。變爲隸楷。化爲行草。後人不以科斗之迂。易楷行之便也。書創於結繩。而成於漆簡。變爲絹素。轉爲楮紙。後世不以竹簡之重。變楮紙之輕也。世降則事繁。事繁則人巧。人巧則理緻。物隨世而變。所以不失古之物。物皆然。乃至於學術。何獨不然。三代以上。教在制度。而道寓於末節。宋朝以下。教在言語。而理原於大本。古者自家至國都。莫不有學。學

有起居動作衣裳飲食之式。以攝耳目四體之威儀。詩書以修文。射御以習武。六書九數以爲藝。琴瑟管笙以爲器。教之中和祇肅孝友。教之興道諷誦言語。教之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護大武。時其春秋。順其陰陽。令人唯見其樂。而不見其苦。其事則又有祭祀鄉社。養老勞農。考藝選言。出兵訊囚之政。皆在學而習之。幼而入焉。至壯俊。歲無虛日。日無虛時。耳不離八音。則非禮不得聽之。目不離五禮。則非禮不得視之。頭有冠弁。則頭容不得直。腰有佩玉。則足容不得不重。制其貌而格其心。習其器而知其意。可

以固肌膚。可以束筋骸。可以滌邪穢。可以消查滓。故曰。禮以制心。又曰。禮樂德之則也。此古之人所以浸於制度之中。涵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至於孔子之時。禮樂雖崩。而遺制尙存。夫子考之往籍。而踐諸其身。博人以文。約人以禮。令之修容而履儀。實言而謹行。故其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文行忠信而已。此所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周公教人以法。仲尼教人以身。修法與身。則心自正焉。故三代無心學之言矣。民心因世運而升降。蓋自周至趙宋。天下大變者三。曰暴秦。曰六朝。曰五代。夫秦變古。禮樂蕩然。是世變之

最大者。然漢繼大亂之後。民風朴茂。一時賢知之士。得殘經於焚坑之餘。珍若驪珠。篤信而力行。是以西漢士大夫。皆邃經術。醇行誼。其風尙近三代。降歷袁曹之亂。至司馬氏。上而祖宗之篡奪。下而八王之僭亂。外而五胡之寇賊。其傷壞人心者至矣。一世之士。少有學者。皆厭世務。去尙清言。其俗益壞。以終陳隋。唐太宗定天下。信魏徵仁義之說。務明政教。正風俗。然受六朝積壞之弊。一時民德。雖踰晉宋。而有愧于兩漢焉。因襲百年。安史舉兵。中原爲亂賊之窟。陵遲至五代。彝倫之斃極矣。趙宋繼之。雖明良世多。而民

性不及李唐遠矣。論其世而知其俗。傳記所載。歷歷可檢。當此時。側耳則莫非姦聲。舉目則靡非亂色。淫樂慝禮。奇技妖巧。凡所以蠱惑人心者。蝟集而蜂起。舉世之人。蠕蠕焉視息於頽風之中。而莫之或覺耳。時有偉人出焉。曰周程張朱。觀一世皆如是也。慨然欲脫其中而躋聖人之域。有疑於造化性命之理。乃觀之宇宙之間。尋之無名之初。遠察諸百物。近取諸身心。以謂松子不產梅。而鷄卵不成狗。物之生冥冥之中。必有令然者。返而求之六經。沈研深思。一日豁然曰。此理也。道者由乎此者也。德者得乎此者也。性

者由此生者也。命者以此賦者也。仁者全乎此者也。義者宜乎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智者辨此者也。信者實此者也。堯舜文王周公性之者也。禹湯周武思孟身之者也。六經筆之者也。一貫而萬徹。得之文字言語之表。裁爲一家之名。窮理以致其知。居敬以養其心。學術於是爲一變矣。蓋禮樂行則人心清。不曰心而理在其中矣。禮樂壞則人心濁。不滌源而拔本。則不可以修身也。世益降則人益薄。人益薄則教益精。非聖賢之得已也。是以孔子之言。精於堯舜。思孟之言。精於孔子。而宋儒之言。則又精於思孟。非後

之異於古。世變也耳矣。或曰。周孔之與宋儒言異。古今先儒辯之者多矣。皆闢宋儒以爲釋學。而子乃以爲世變之所致。無乃調停回護之說乎。曰。愚好光明正大之言者也。安用調停而回護。釋氏之言。宋儒固學之矣。然孰知釋學亦隨世而變。而其言未必可盡捨乎哉。蓋釋迦之學。元無太高妙。至晉人尙清言之時。通儒才子。多研老易者。轉入釋氏。縱筆所之。翻竺爲漢。混玄爲佛。其尤者爲衛道安。道安以俊辯之才。獨坐靜室十二年。超然神悟。始謂舊典舛。蓋舊典非舛也。引老莊入釋氏。起新說以排舊經。其言傳之賈

慧遠雷次宗輩釋學始高。是一變也。至梁達磨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禪宗於是焉興矣。是爲再變。達磨以後。世傳一人。以至盧慧能。門徒益盛。分爲五宗。以至李唐之末。而其盛極焉。嘗考其世。始起於六朝。再盛於唐末五代。意者當極亂之時。聰明人豪。嫉一世之昏濁。直脫於塵俗。痛刷其心髓而止。其爲學習虛靜。而成通照。可以鍊身體。可以生神智。可以蠲嗜欲。可以澹榮利。考其理勢。無非禮度崩頽。人心澆漓之所由致歟。其流至趙宋。有宗杲者。不信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其言加精。由是宋朝士大夫高

明才辯者。往往歸釋氏。而周程張朱。固嘗究其源而酌其流矣。昔仲尼師老聃。孟軻舉陽虎之說。捨其可捨者。而取其可取者。固聖賢之用心也。曰。然則宋儒盍辯其變古訓而立一家。借浮屠而配吾儒之故。明言而□白之。乃滕古言以附己言。若陽儒而陰釋然。曰。子亦曷觀富士之山乎。富士者天下之大嶽也。自先王立名以別國。而各州之爭。曰。此駿山也。曰。此甲嶽也。曰。此相州之鎮也。有人焉。颿船放東海。望之雲衢之外。遽然喜以知爲天地之鎮也。然後三州之爭。徒見其小耳。道譬則富嶽也。文字譬則州名也。見道

於文字之表。猶看嶽於原陸之外也。而斷斷然辯名物之末。抑亦陋矣。此豈非宋儒之所不屑於辯歟。雖然禮樂之教。事近而理深。理學之教。言高而理虛。言高而理虛。故難行而有弊。事近而理深。故易率而無弊。嗚呼三代之事。邈乎其弗可及也已。

此余十二年前所草。錄爲二通。就正木下犀潭。海野石窓。既數年。二子未被筆削。予亦自咎謂。孔曰。不惑。孟曰。不動心。皆在四十之時。予白面少年。抗聲論道。妄也已。於是不復敢求二子之正。而原稿散失。不以爲意。頃者入今。兩社會文。犀潭乃下雌

黃。且書書後一篇以見還。再取而讀之。今所見與此少變。而其覺妄且僭者益甚。然當時仰屋三旬而獲之。苦思所注。不忍棄之。欲姑存以驗他年進否。敢請同盟諸兄痛賜嚴斧。丙午六月十五日。

〔附載〕

書鹽谷毅侯學術世變論後

犀潭 木下業廣

余初入江戶。始與鹽谷毅侯相識。一日論及斯學。古今之變。予妄意言其所見。毅侯不甚置可否於其間。既而著學術世變論二千餘言以示余。余一

讀愕然。繼以愧汗。毅侯經術文章。聞之非一日。然不意造詣之深。貫穿之遠。至於如此矣。藏之筐笥。稽留數年。茲歲東下。自鄉携至。將還之。復挑燈三復誦玩。毅侯作此文時。年廿六七。以余四十餘歲之人。今讀之。如在宿學鴻儒之前。而與聞其生平持論之蘊奧。才不才之間。可勝歎哉。蓋天下何爭。爭跡與意。觀於跡者。求道於一定之形。而不達變。苟有言出於變通者。側目驚怪。如見車載之鬼。會於意者。求道於變通之理。而不守形。苟有言止於形跡者。顰眉厭惡。如遇負塗之豕。彼謂我陋。而我

謂彼妄。我謂彼不及。而彼謂我過。天下棼棼泯泯以爭。不唯斯道之大爲然。巫醫樂師百工技藝之傳業。講術與仙佛異端之。以其道相授受。其分門異流。互相短長者。決不出是二者矣。跡謂其名也。意謂其實也。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以周人之璞。易鄭人之璞。則物非其物。名之不可不辨。而實之不可不明也。如此。是此篇之所以貫徹上下二千載。盡其變。鏗趙宋以來學者爭訟之膜也。其後毅侯學益博。識益長。以康濟有用爲心。其事業既出於區區調理之外。而余也蠢蠢

猶尋舊窠。居業日以沈枯。意益獨。神益孤。凡百之事。益見其多迂濶錯妄。毅侯其必謂吾天下之不善變者矣。

審夷情上 弘化三年三十八歲

夷情猶賈情也。嘗聞都賈之鬻衣者乎。懸衣於肆。以延客。有田舍兒問價。一二應答之後。怒其色。厲其聲。以加之。使之氣怵魄褫。必不得不買。夫脅肩溫色。怡聲以媚客者。商賈之常態也。今則反之。彼固爲卑以順之。十或失五。威以制之。十不失九也。當今英夷之情。何以異乎此。彼既劫滿清。得其心矣。其視我猶田

固下恐脫以字。

舍兒。曰。悚之以清人敗衄。而勸之互市。則必恐而應之。若不應。則歲三四次遣遊船。訶其邊海。或需薪水。或掠人畜。或測量山川。或忽入而忽出。勢如將開邊釁者。彼懼開釁之將。招亂也。必深憂之。憂而後遣使再謀。彼必應之。不出三五歲。而我之欲獲矣。是固威以制之之術也。故兵艦以捧書。過琉球以測地。軼朝鮮以抄物。入浦賀。入崎港。入蝦夷島。以示陸梁之狀。其情可指掌而眎焉。且既許互市。則必將借地。既借地。則將築城。夫借地築城。然後禍不旋踵矣。伊斯把泥亞之奪呂宋也。初乞借牛皮大之地。迨許之。卽以

牛皮爲縷環而經之。建城置兵。遂以取之。清乾隆中。英夷乞借珠山天津。弗允。嘉慶中。乞舟山。又弗允。至道光一捷。卒得據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上海。夫其辭令詭譎。如於呂宋。志欲牽連。如於滿清。皆慣用之策也。或曰。夷兵強於天下。我不許互市。則憤怒來寇。如豐公之征韓。如忽必烈之侵鎮西。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而子獨患於互市。不亦末乎。余曰。不然。豐公。忽必烈。喜誇大者也。英夷密算數者也。喜誇大者。其舉兵也暴。密算數者。其出師也漸。夷之計必曰。用兵則日費千金。通商則歲得億萬。戰捷有名。豈若交

易有利哉。今日取一。豈若明日取十哉。市之鴉片。以戕人命。竭之金穀。以涸國精。勸之法教。以移民心。見釁而舉之。易如振籜。先利。故後兵。後兵。故其利必獲焉。其如將先兵者。形也。非情也。慕容農謀滅符秦曰。取果子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英夷之篡人國。亦俟其自落。雖晚數十年。而毋悔也。夫唯如是。故互市之請不可許。而邊不可不備。

審夷情下

備邊之策如何。曰。戒沿海侯伯守令。測邊境遠近。潮

汐深淺。淤沙幾里。崖岸幾尋。某港巨艦可入。某岸巨
舶不可運。銃架砲臺可設者幾所。長墩坑道可築且
鑿者幾丈。震天雷。神龍箭。凡百銃礮宜備若干門。線
藥鉛鐵彈稱之。某墩宜寘燧。某丘宜置瞭望。要害可
建鎮營者幾何。神閣僧寺村家。可用以爲營寨者幾
何。府城距某鎮某寨。途程幾里。某城可以應某府。某
鎮可以援某衛。隊長某可以守某城。船將某可以赴
某地。粟如干石。可食如干人。支如干日。大小艇舸水
工。馱馬耕牛。與農夫獵手。蟹丁漁戶。可取以補闕伍
者。佛院神祠豪富巨族之府庫。困窮。可假以藏兵械。

者有幾。弓馬刀槍。我所長也。則倍精之。水戰火術。彼
所長也。則效而修之。措置既定。日月操練。常懸條令。
訓士卒背誦。不誦者有罰。而其要則莫若使闔國之
士氣如長崎之犬。西土嘗貢虎。檻諸長崎。日食生犬
數頭。無幾何。長崎之犬盡。有獵夫畜犬不肯出。吏徵
之。獵夫曰。吾非敢愛之。吾犬甚趨。吾恐其傷虎。是以
不敢。吏強之。投諸檻虎。不卽啣。相視而怒。頃之犬飛
騰齧。吭虎遂殫。夫虎天下之猛獸也。犬雖趨。非虎敵
也。而殫焉。豈非兵法所云死賊之謂乎。夫使六十之
州百萬之士。悉如是犬也。則英夷之堅艦神砲。我可

白楛以撻之矣。雖然爲之有本。亦在乎朝廷表白死守之策而已矣。語不云乎。虎狼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決。又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北條相州斬杜世忠。而蒙古百萬之軍。鏖宋欽宗。臨戰議和。而爲女真擒。何者。將士之勇否。在人主之斷不斷也。議者乃恐備邊之令。動搖人心。甲辰使船之事。祕而不發。如韞惡臭而蓋之。天下之人。佞佞乎迷焉。盍以天平寶字之事。察之。以唐安祿山反。勅太宰府嚴海防。夫祿山反乎唐耳。何與我事。尙且嚴備如此。然而海內寧綏。黎元鼓腹。未嘗有一夫揭竿而起者。人心之動與否。在

於處置何如。而不在於戒防之令也。明矣。今則猾虜禍心。洞如觀火。而防禦之策。措而不講。惴惴焉唯人心之動之懼。無乃類宋欽之朝乎。騎者膽壯。馬有餘勇。主人晏起。家僮不掃門。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爲今之計者。宜令天下曰。甲辰贈翰所言如是。我答之如是。來寇則戰而殲之耳。須嚴備以待之。如此而六十之州百萬之士。不以死衛社稷者。未之有也。

安井息軒曰。審夷情。擬邊防。決戰機。贊廟謨。莫一中竅。而文氣鬱勃。光焰屬天。自山陽唱議。備邊之策。紛然而出。要以此篇爲第一。予作兵學小識

序。務欲避之。瀝肝漉膽。仰棟半月。而終不能出其樊。才之所限。蓋如此。敬服。

上羽倉縣令書 文政十二年二十一歲

弘再拜。嚮以蓬髮鶉衣。突瀆左右。明府不罪其疏率不敬。接以溫容。待以厚意。不知弘何以得之。然明府之賜。又別有大於此者存焉。則弘之所謝。亦未得以此也。蓋弘之西游也。其說有五焉。曰。覽山水以豁胸襟。曰。觀國土以通地理。曰。察風俗以達物情。曰。求政績以知治道。曰。訪賢豪以博知識。歷一邦。過一邑。必專思求之。悉心察之。五者之中。得乎一。則以爲喜也。

及入駿州路。叩田峻野老。以闔州之賢。則首舉明府。問其治狀。則曰。去歲阿倍河溢。疾風猛雨。濁浪洶湧。堤防將決。百姓號於野。公則奮袂立。衝風冒雨。躬親臨逆浪之衝。驅民防之。而生靈得免。爲魚。既而淫潦未落。民皆靡由。得薪水。公又百方賑救。遂肉數百人。之骨。是其最較著者。善政美事。不可枚舉云。弘也。於是不堪其慕悅。馳入明府之邸。觀其堂。莫不儉朴。察其事。莫不簡易。及接芝眉。聞高論。其所言出入經史。而上下古今。自物情民俗。以至山河之形。水田之宜。莫不洞識而覈辨。及其拜辭。命具舟楫。令以凌駿洋。

之驚濤。縱觀芙蓉之秀色。夫水而踏駿洋。山而覽芙蓉。而人則見明府。兼得聽治道。物情國土之理。則彼歷一邦。過一邑。所專思求。悉心察得。乎一以爲喜者。一朝而兼得之。是所謂明府賜之尤大者。弘之所不可不重謝也。而弘將謝之。以何物也。請以膚淺之言。可乎。夫當今公侯稱好學者。大率非罔羅奇書異帙。則購求書畫。鑒古玩物。不然則浮藻麗辭。與書生詞客鬪其技。問諸正心修身之道。則曰。吾不學也。問諸治國安民之術。則曰。吾不講也。視政務爲俗。視文酒爲雅。謂端士爲迂。謂蕩士爲達。而諸蟻附影走者。爭

不及二字可疑

稱贊之曰。某公博雅君子也。某侯風流佳公也。下者以此相贊。而上者以此自夸。而不知自識者視之。曾不及不學之爲愈也。夫學者修經治事之道也。經而孝悌忠信。事而禮樂刑政。得之於心。而施之於身。窮則獨自善。而達則施之於人。至於公侯大人。世祿襲封。有達而無窮也。宜其心則古聖賢之道。而其識超千百人之上。講究經世濟民之術。孜孜矻矻。晨興宵寐。之不暇。今則玩愒歲月於無用之務。徒與書生詞客鬪其技而已。學果如是耶。目不知一丁之字。耳不聽片言之教。自安於逸樂游嬉。固無足異已。習先聖

之典。而忽先聖之道。讀萬卷之書。而無毫毛所益於斯民。則其爲罪可勝言哉。今有人焉。有目而不能視。有耳而不能聽。則天下之人舉謂之廢人矣。今耳足聽民之疾苦。而目足視政之得失也。而不爲。則亦廢君而已耳。元祿正德以還。人文隆盛。諸侯號稱好斯文者。比肩接踵。而往往不能免嚮三者之弊。其能不爲流俗之學。而得養民之職。心則古聖賢之道。而識超千百人之上者。獨有桑名守國公而已。嚮弘之在明府堂。揚摧古今人物。明府首舉守國公。以爲千古之豪。其意蓋如深服公之爲人。弘於是知明府亦不

悅三者之爲也。夫智愚在習。而人無古今之異。丈夫患立志不堅耳。志之所至。何事不成。弘已知明府不悅嚮三者之爲。自今其孜孜矻矻。有始有終。使後進之士仰欽明府。猶明府之稱許守國公也。是弘之所竊望於明府已。弘也鄙鈍。不能投明府以出其意外之說。以補萬分之一。特道明府分內之事。以愆慙之而已。亦以知明府非曰訑訑吾既知之者也。伏惟恕其狂妄。而取其愚衷。則幸甚。弘再拜。

賴山陽曰。議論英發而著實。言時習之弊處。刺骨擢髓。是文之不徒作者。

古賀侗庵曰。立論正大精確。切中繁縵。不可以文人之文視之。

與友人論學唐詩書 文政十二年二十一歲

疇昔之會。談及唐詩。足下以今人學盛唐。多落陳腐爲患。是無他。學之未得其道焉耳。蓋師魯人學柳下惠乎。惠煖不逮門之女。而魯人却叩戶之女。其所爲不同。而孔子以爲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人也。蓋善學古者。能傳其神。而不必效其跡。而效其跡者。必不傳其神也。夫詩發於情之不容已。唯其不得已。故蘊之深而發之巧也。今之學唐者。不原情之所由。必仍

唐人之題。必用唐時之事。以求肖之。故愈肖而愈腐。無足恠也。天寶之際。此何等世。而吾邦今何如時哉。明皇好大喜功。驕侈無窮。而今則聖主恭默。而淫侈之事。莫之見也。安史流毒。塗炭四海。而今則上下恬安。干戈之事。莫之聞也。回鶻吐蕃。每爲西北之患。戍役漕輸。搶攘不已。而今有之耶。林甫逞姦。損上害下。不一而足。楊妃專寵。一門縱恣。至其兄爲宰相。而今有之耶。李杜高岑。浮沈飄零。極人世之艱阨矣。而今之文人。皆如此耶。天寶之際。以若人逢若時。故其感事起思。皆出於不容已。宜矣。其悲壯雄渾。足以動人。

感鬼也。今也四海雍熙。朝廷無事。其所卽事興感者。特不過烟月花鳥之際。而題必仍唐。事必用唐。依出塞從軍。華清羯鼓諸詞曲。寫國家昏亂。身世飄零之狀。使其詩如一出於天寶間人之口。是揉性逆情而強效之。與使服喪者笑語。樂酒者慟哭。無以異也。安在發於情之不容已。明李獻吉。鄭繼之。務摹子美之憂。論者詆其時異事異而強擬之。夫明武宗之時。朝綱陵夷。主驕臣姦。比諸當今之於天寶。爲彼近於此。而尙猶病諸。而況今之太平無事乎。故曰。爲今詩計者。宜莫如師魯人之學柳下惠也。資叙明皇之驕侈。

以頌我太平之象。則其富麗同。資傷安史之禍。以咏我古昔之跡。則其悲壯同。資憂夷狄之強。以述我國之威。資嘆楊氏之專。以寫我侯伯之盛。則其雄渾華麗。亦無不皆同。果能考其同而合其異。必卽其事以寓彼意。因我情以得彼神。則其所發一出於情之不容已。是之謂傳其神矣。學唐人者宜如此。則何患其陳腐也。不知足下以爲何如。

請宥某乙狀

天保十三年三十四歲

武州足立郡某村某乙

右其人。略涉書傳。兼究算數。鑽研農政。水利兵制。火

按某乙謂佐藤
信淵

術少壯周游天下。親驗其所學。後爲二三諸侯所招。經略其國務。皆有實蹟。非空言也。自言其學傳自父祖。書號國土經緯論者二卷。曰垂統法話者三卷。曰開物新書者十卷。高祖良邦所著。曰氣候審驗錄者五卷。曰勸農要錄者三卷。曾祖信榮所作。曰土性辨者五卷。曰隄防溝洫志者七卷。曰通移開闢法者一卷。祖父信景所述。曰甲州傳水利法者一卷。曰漁村維持法者二卷。曰坑場法律者二卷。父信秀所筆。至於某集而大成之。所著有農政本論。經濟要錄。培養祕錄。籌海新書。三銃用法論。兵法一家言。艸木六部

耕種法等數十部。皆言富國強兵之策。臣雖未知其言可悉用與否。而若其學殖器能。亦可稱博且偉矣。獨恨其人身嬰微罪。不得住都下。潛在近郡莽澤中。今年七十有六。將填死溝壑。實爲可伶也已。伏惟先皇取周官唐律之意。刑部省著六議之令。其一曰。議能。蓋謂人雖有罪。商議其才能。得以從末減也。而孔子之論政。首曰赦小過。舉賢才。今以臣所聞。則某之過。可謂小矣。而至其器能。豈不可入於所議之條乎。側聞大君叡明。勵精圖治。思賢如渴。勿論乎其庶官得人。或擢匹士。或徵陪臣。或褒草茅之民。莫一物不

被其光。當是時。有奇材異能如某者。負罪於先朝。埋沒草野。不得再覩天日。臣竊爲國家惜焉。臣於某。嘗執弟子之禮。雖出位言事。罪當萬死。而生三之義。無奈於情。不容默也。是以冒斧鉞之誅。敢陳之左右。伏願大恩特赦某之罪。令得還居都下。以公其家傳之書。以惠後進焉。無任懇禱之至。謹狀。

上君公書

弘化元年三十六歲

六月二十六日。臣鹽谷世弘再拜稽首。上書君公閣下。疇昔大朝降特旨。令閣下再登相府。寔曠古之異數。闔代之殊榮。在臣民孰弗欣躍抃舞。歡聲溢戶。而

臣世弘魯婦之愚質。獨抱杞人之深憂。默而不以聞。非恭敬奉公之道也。是以冒斧鉞之誅。敢聞諸左右。臣所憂者。一在羣下假虎威快恩讎。以累公家焉。一在閣下或蹈覆轍。以負天下之大任焉。去歲閏九月之事。道路或傳某公之所訐也。某君之所告也。愚夫愚婦聞之。皆切齒飲怨。爭欲唾某公。撲某君。雖爾時閣下既下手書戒之。愚者之易惑難諭。有心尙不謂然者。又慢罵拋石之事。雖大理有決獄。賤夫之伺。至今尙懷敵愾之念。而其人居處貫籍姓名。可按而知者有焉。臣恐羣下或乘再盛之威。上者或託公事。陰

中所惡者。下者或使酒因事。以圖報復。如此則天下將曰。濱松侯假公法以報恩讎。所云恐臣下假虎威。快恩讎以累公家者此也。其恐或蹈覆轍者。此最狂瞽之妄言。非所宜以聞者。然自今以後。閣下威焰益赫。萬口頌德。逆耳之言。罕或進焉。是以敢言之。臣嘗聞天下人士議閣下之言。謂其失有五焉。一曰。剛果自用。而不好下問。二曰。斷決有餘。而謀慮不足。三曰。期戒急遽。而事欲速成。四曰。偏乎立威。而忍乎損下。五曰。輕銳才士則好之。忠厚方正則厭之。夫剛果自用者。必有執拗狠戾。遂非文過之病。不好下問。則忠

言良策。靡由而至。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者是也。謀慮周而斷決勇。則其斷乃不爽。若乃謀慮不周。而斷決甚勇。則其所斷必有失當。而誤事者。期戒急遽。則智者不暇慮。必以苟且應之。事欲速成。則諸曹百吏。欺詐百端。以塞目前之責。其成雖速。而其敗亦不遠。且威從恩生。恩不從威生。恩重則人愛而畏之。威偏則下怨而不畏。故聞威愛相濟。未聞偏乎威而濟政者也。上治下。下養上。下富則上豐。下窮則上顛。故大易之道。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乃謂之益。下之不可損也明矣。所惡乎輕銳之士。

者以其挾私邀賞。務事紛更。因緣爲奸也。所尙乎忠厚方正者。以其先公後私。侃直不阿。善慮遠大之計。而不徇近小之利也。然而忠厚如遲鈍。方正疑於迂濶。輕銳之士。則才鋒俊發。言語便巧。善伺人意旨。投間入隙。無所不至。是以輕銳之士。多爲人所悅。而忠厚方正。常爲上官所厭。而不知引害亂政者。大率輕銳才士爲之媒。凡此五失者。人主宰相有一于身。未嘗不招危亡。去歲之敗。職由於斯矣。今若不翻然以悔焉。渙然以改焉。則臣恐其必蹈前車之轍也。方今大城罹災。歲近丙午丁未之運。又當四海困窮之秋。

天下之安危。實繫閣下之一身。最宜廣詢切謀。博集衆思。而以大公無私之心。折衷之。不宜剛果自用。急遽卒迫。立威損下。以令天下民力竭也。昔賢論齊管仲。鄭子產曰。管仲德不勝其才。子產才不勝其德。而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伏惟當今世儒論閣下者。正如昔人論管仲。臣愚竊恨焉。伏請以清暇之日。時延名儒如佐藤君一齋者。講求要道。乙夜把經史。實心反省。務養高明正大之德。以益大其才。令所云五失者。冰釋霧消。則不獨家國至幸。實天下萬世之大幸也。言狂計愚。靡任戰慄。干瀆威嚴。伏地俟

罪頓首頓首。

薦學生某書 慶應元年五十七歲

袁子才有言。人才以至少為貴。故唐虞有五臣。盛周有十亂耳。此以最上乘者言之也。乃至次等中等亦復爾。今夫生粟萬石之地。應有人萬頭。才之為品廣矣。姑以學生言之。就萬人中。求其略通經史者。有在焉乎。未也。及求諸三五萬石之邦。僅得一兩輩。略通經史者。有之。求兼綴文辭者。有在焉乎。未也。及求諸十餘萬石之邦。又僅得一兩輩。略通經史。兼綴文辭者。有之。加之求志操賢貞。心無虛邪。行不傲惰者。有

按學生某謂島田先生。先生名重禮。號篁村。

在焉乎。未也。然則今有研經貫史。巧屬文章。而志貞行修者。豈非難獲之珍乎。大學者人才之藪也。方今生員三四百人。比較蠢蠢之民。各皆十餘萬人中之尤也。就中有更為其魁者出焉。則為之司督。為之教師者。豈不可為國家踴躍歡抃。而羽之翼之。推之輓之。令其人不次而進。越階而登哉。爰觀於學生島田某。年二十七。四子四經。略研之矣。二十二代紀傳編年之史。略通參之一矣。周漢百氏。唐宋八家。濂洛關閩五君子之書。略涉九之二三矣。及秉觚修辭。議論明鬯。辭采流麗。意所欲言。筆靡不達。加之以資性慈

祥。淳良恭慎。無傲態。無矜氣。無淫泆挑達之行。蓋亦不易得之才也。昔者歐陽永叔閱試卷。至超等者。疑門人曾子固。置諸第二。卽蘇子瞻云。世弘謂事有當避嫌者。亦有不當避者。至爲天下獎薦人才。豈宜有所顧慮哉。明神監臨。世弘無一毫私意也。伏惟執事廣詢而精察之。

論薦高麗兼作狀 慶應元年五十七歲

右其人。世弘識之三年。聊有所試。惜其湮沒下僚。請略陳終始。世弘初入黌宮。見一偉丈夫於序廂。骨相非凡。垢衣敝袴。狀類府史胥徒。後面而叩之。則掌庫

書出納者高麗兼作也。世弘因問。子之風骨。似善武技者。方今仕途莫捷於武舉。而沈淪在此。何也。兼作曰。僕自幼學刀法。初志欲宦於講武所。官長有勸爲大學掾屬者。因謂身不通墳典。然稗史野乘。性所深好。爲學館胥徒。於涉獵亦有便。遂宦於此。云。聞之劉子政。曰。眉睫之微。接而形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人之相知也。不待試而知矣。世弘始得兼作於眉睫之際。徐而察之。筆札妍麗。傳鈔敏捷。得新著珍籍。輒手謄之。子夜就寢。卯鼓即起。以爲常。脚極健。兼人三日程。數試步於鎌倉。金澤。晨往夜還。詰旦馮案秉

翰未嘗疲息。有老父年七十餘。事之甚順。兼作身餘六尺。暨暨壯夫。而在親側。愉色婉容。恂恂如也。父亦慈之如稚兒。與友厚。未嘗爭鬪。有一友人。從幼相親。善約。見過輒相規。雖微失。纖過不少假貸。其友嘗曰。俺酷好觀劇場。只此一事。幸恕諸。兼作笑曰。俺亦有一癖。好稗史野乘。請亦以是相換。世弘適編國史也。時招俱語。口腹甚淡。不飲酒。不吃烟。語言呐呐。如田舍人。能誦國家典故法憲。又善記三河以來名君猛將賢臣豪士之事蹟。一日問於世弘。編史至何年。曰。寬永十六年。兼作云。是大久保彥左。即世之年也。墓

在某寺。法諡某。并及其子孫事。其強記大率是之類。世弘所尤取者。兼作身有伎倆。而毫無奔競之意。惟知有天倫之樂。文史之娛。而不知有紛華富貴之境。青紫黃白之可欲。廉潔孝友。忠信樸茂。是皆有所試而知之。非特得於眉睫聲音焉。故世弘憐其不淑。有類於漢顏驕也。顏驕之言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武帝好少。而臣既老。是以三葉不遇。今兼作長武技。而仕隸文館。書史非不通。而考科非九經不舉。黑頭秀眉。容貌不爲不颺。而人以無門地鄙之。是其蹇剝坎坷。又甚於顏驕。武帝感驕言。擢

以爲都尉。都尉秩比二千石。世弘所爲兼作冀者。僅僅其百餘分之一耳。伏惟執事少垂哀閱。謹狀。

贈大野士文序

天保五年二十六歲

曷嘗觀於劇場乎。有作者焉。有役者焉。作者也者。略貫傳記。通古今。旁知海外異域之事。以爲劇本。善翻古以爲今。轉漢以爲和。令人可喜可怒。可哀可笑。且樂。旣成。授之役者。役者也者。執其事者也。量長較短。惟器之適。時出己意。損益而潤色之。一人習成。合之十人。十人習成。合之百人。舞庭數十弓。奏以絲竹。節以鐘鼓。擊柝而卷帷。則有治亂得失之狀。有賢姦忠

佞之判。有才子戲佳人者。有三公士庶。巫醫卜祝。百工衆技。寇賊姦宄之事。其善良可嘉。則合符堯禹。其殘賊可惡。則同軌桀跖。其滑稽可笑。則優旃淳于髡之辯也。其悲鬱可涕。則孝己孽子。屈原孤臣之態也。其國色動人。則兼孫壽之妖態。與飛燕之體輕。衛后之鬢髮者也。其盡人情極物態者。千品萬種。不可盡狀。而其本則皆不出作者之所構也。嗚呼。此技也。雖小。可以喻大。天下一大劇場也。坐而論道者。非作者乎。作而行事者。非役者乎。人各有能有不能。今使役者當作者之職。則窮。使作者當役者之事。則廢。廢與

窮。百度之所以不修也。則人當知人。亦當知己爲要。吾嘗以此自省。然後知今之儒生學士有三弊矣。曰疏世情。曰好變革。曰欲速。當今天下之政。不立制以應事。而待事以設制。俗吏武斷。構爲例格。雖有良法。無所施。當是之時。有志之士。視世之仕官者。礮碌困頓於簿書期會之間也。不以屑爲之。去從唔咿。塵芥世務。恬然與世背。則世情不得不疏矣。古昔聖賢治邦家事。建制物設度。適人情。審物理。周備詳密。無所不至。學者目玩而心熟之也久矣。一朝執事。則必欲變今之無制。而復古之有制。則政事不得。不好變革。

矣。邦乘家傳。稗官野史。上下數千載。結髮從事於斯。常習觀聖賢豪傑成功之跡也。謂天下之事可唾手而成。時情之不量。國勢之不審。欲以新進而間舊臣。以少年而超老成。一朝成驚天駭地之業。所謂欲速者是已。夫以狂疏之心。好事變革。而必欲速成。則上下必不響應。而百不如意也。決矣。一不如意則熱。再不如意則憤。三不如意。則形於色。發於聲。夫治國之事。安徐詳緩。以和氣平心處之。尙且多不成者。而以忿聲怒氣行之。奈之何其不敗且生害也。然則爲今學士計者。莫若爲作者也。吾得法外意。善翻古以爲

今轉漢以爲和。使用事者裁擇而斟酌之。損益而潤色之。而已不與焉。其庶幾於鮮過乎。高瀨學山評熊澤蕃山曰。政以不擾人爲要。而蕃山好改革。非達事態者也。蓋國家之事。利於東者。或害於西。利於西者。或害於東。利興則害必隨之。故曰。生一利不如除一害。此耶律楚材之所以興蒙古也。夫蕃山曠世人傑。號爲長經濟。而尙猶有弊。而況其下者乎。此又作者之所宜戒也。天野君士文富山人來遊江戶。初入昌平學院。既而入。慊堂先生羽山之塾。凡七年。其學通大義。不屑章句文辭。好精研古今制度。參之當世之

務。必欲施之事業。爲人孤介。有志尙。常懷憂國之念。未嘗頃刻忘。夜深人定之後。時或起坐感慨。至淚津津下。而其平素接人處事。安詳縝密。無輕傲狂率之風。令其遇於世。必足以有爲矣。然余又有爲士文懼者焉。昔蘓子瞻論賈誼曰。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蓋子瞻以賈生自比。而以此自警。而終不能踐其言也。乃以狷介悖俗。至貶謫以死。自古知之不爲難。而行之爲難。余與士文。交久且厚。常語學者之弊。悲之。吾非患士文之不能知也。而患其或蹈賈蘓之轍也。故於其

歸書以爲別。

筱崎小竹曰。纒纒千餘言。勢如建瓴水。而人情事理。周悉無遺。實吾人所宜服膺。毅侯所贈此篇士文。其人必奇傑不凡。惜乎前日來此地。忽忽北去。不得一見聞其論說耳。

送齋藤子仲歸飢肥序

天保五年二十六歲

有人焉。居治世如居戰國。苦其筋骸。飢其口食。開口則論鍊兵之法。舉手則演擊刺之術。磨其劔刃而時試之。敎其兜牟而數服之。聞四方年熟。黎元安業。輒快然不樂曰。唉。今茲亦無事矣。聞邊海有警。民心動

搖。輒躍然喜曰。時乎時。我可以有爲矣。唯恐天下之無大事。而我技之不得。或試。此果居治不忘亂者乎。曰。否。此好亂也。非不忘也。古所謂不忘者。筋骸不敢惰。口食不敢縱。鍊兵之法。以時講之。擊刺之術。以暇演之。其劔刃則礪而室之。其兜牟則敎而櫛之。聞四方年熟。黎元安業。輒欣然喜。聞邊海有警。民心動搖。輒愀然憂。唯恐天下之或亂。而斯民不獲一日之安也。此所謂止戈爲武者也。雖然。昌平日久。風習日驕。士所得祿秩俸金。不擲之衣服色食。則無用之器。無用之玩耳。見其兵備則空如。開其甲櫛則洞如者。天

下皆是。當此時。省欲去費。辛苦塾隘。能忍人所不堪。以俟亂。其爲志不亦偉乎。然好兵不已。必至有兵而止。故大則畔國作亂。小則敗身取禍。無他。由不學之故耳。文武一道也。國家所並用而相待也。自學之不明。以文武爲技藝。歧其途以爲二。文士輕武人。武人嫉文士。相見如仇讐。然吾不知其何故也。嗚呼。當今之世。能免此陋者誰居。如吾友齋藤子仲。其庶幾乎。子仲。旣肥人。來學江門。執贄羽澤松崎先生之門。在塾三年。其平居講經史之餘。時或出庭上。揮槍試劍。閒則研精韜鈴。蓋武弁有文者也。是可共語武之本。

矣。昔宋藝祖與武臣語。語未曾及文學。以爲語之以其所不知。方足以挫其銳氣。而起忿嫉之心耳。吾以此知國之重士氣也甚矣。夫以漢土之文國。藝祖之好文。尙且如此。況於我右武之邦乎。中古以來。聖天子曠懷之極。使人學唐土。取彼文爲。而責我制度。國則華矣。及其末弊。縉紳輕武弁。視如土芥。而公卿大臣。軟靡柔懦。實不可用。於是天下志士。慷慨忿激。爭戴武人以爲君。至有花則芳山。人則武士之諺。皇室之所以衰。霸府之所以建。未必不由此也。是以室町之警士。我德川烈祖之誨子孫。皆懇懇以勿效朝紳。

無他。恐其趨文弱焉耳。天下未曾無善範。患守之無其人耳。方今四海以文爲玩物。以武爲虛器。能知烈祖之意。而守之者鮮矣。唐史稱安祿山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國家武嬉之久。不幸一旦有事。吾恐士人不能戎衣也。豈可不慮乎。子仲今將西踰函嶺。縱觀不盡之嶽。涉大堰。天龍之河。軼參尾。飄桑海。走勢江。而入平安。仰瞻皇闕。轉下澱江之流。覽浪華之盛。然後航西海之濤。而歸其鄉。凡水陸所經歷。三千有餘里。其間有皇都。有府城。諸侯都邑。大者七八。小者十餘。加之以名山大澤。城址戰跡。其可耳目者已多矣。劉

小竹曰。不引經語。引漢以後人語。蓋學隨園。

向有言。苟有志則無非事者。今子仲不以此行以爲歸路。而以爲游學。其用心如山中幸盛之嘗險艱。如山本道鬼之觀國政。如古河松軒之考地理。如高山仲繩之問豪傑。則焉知非勝於坐而誦萬卷之書矣哉。飫肥有天錫。仲平二文學。余之所兄事也。子歸而試以此語之。其以爲然乎否。

筱崎小竹曰。富瞻與前篇頡頏。但曰文武一道。曰武之本矣。然頭緒紛雜。似歸重於武弁。而主意不貫。如何。

贈高橋藤藏序

天保六年二十七歲

世談兵者有恒言曰師尚律律嚴然後吾立於不敗之地而莫失敵之敗也故結陣必有方圓銳斜之形操衆必有分合進退之法編卒必有什伍隊哨之節而傳令必有旗鼓鐃鏡之約大之城壘規制小之弓銃戈楯凡百器械精之陰陽孤虛粗之山河形勢莫不各有秘訣焉必學之然後能軍矣世又有笑之者曰運用之妙存於一心古之人有行之者非岳武穆乎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古之人有行之者非霍嫖姚乎反乎此則趙括也已蓋兵者幾也幾者非可以法待也故用兵之要在鍊心而已心苟治矣

不動如山見幾如神號令自協其情節制自得其理宜方而方焉宜圓而圓焉分於不可不分合於不可不合進乎所不得不進而退乎所不得不退應變出奇千態萬狀唯吾心之所運而莫不法具於其中則何有於什伍隊哨之節何有於旗鼓鐃鏡之約何況於城壘器械之制與陰陽孤虛山河形勢乎故用兵之要在鍊心而已矣法安足學吾竊謂是皆一曲之見也心譬則意匠也法譬則規矩也執規矩而不能運其意匠者有矣未有不執規矩而運其意匠者也且夫兵者教正不教奇何則正者有形也奇者無形

也。無形者不可以豫定。而有形者可以豫定。可豫定者。可以夫人授。而不可豫定者。難以言傳。故曰。大匠教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必巧。古今說兵者。獨傳節制。豈非以此哉。然今之兵家者。流者大率多不學無術之士。拘拘然墨守流派。而牽於法度之中。莫能知心之裁法。甚焉。至於舉古戰之成績。以爲學者之金科。其招笑也亦宜。嗟乎。世人之失中也久矣。明者過虛高。不肖者溺於卑下。善脫乎二者之外。而卓然中立者鮮矣。迺以余所知。如高橋某甫。殆其人歟。某甫。餼肥藩士。來祇役於江戶之邸。爲人寬而謹素。與物無

崖幅。篤志好學。粗涉經史。而特深於韜鈴。不拘泥乎一流。善得法外意。大與世之尋常兵家者流異。余屢從之游。得聞其梗槩。嘗閱歷代紀載。王室之隆。雖治教清明。而風氣未開。東偏西鄙。寇賊竊發。無代無之。鎌倉以降。治時常少。亂時常多。昌平二百年。闕無金革之聲。若當今。則剖判以來。未曾有也。蓋日月有升沈。寒暑有往來。物極則變。自然之數也。然則當今之世。人以爲太迂。而我以爲急務者。惟戎備而已。其可以弗講歟。余聞餼肥侯春秋鼎盛。厲精求治。興廢舉弛。將大振紀綱。苟有一能者。無不舉用。夫人抱有爲

之器。不遭有爲之君。不可以有爲也。遭有爲之君。不得有爲之時。亦不可以有爲也。若某甫既有有爲之具。又遭其君與時。他日試用。可躋足而待也。雖然兵者不祥器也。居治世而好言武事。無乃爲不祥言乎。不祥之言。吾往往見其自取不祥矣。傳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名。非獨用兵而已。以爲處世之要訣。而可也。今茲乙未三月。某甫期滿歸其國。余於某既有三年之交誼。義不可默也。廼誦所聞。贈之如此。

送家弟玄信遊關西序

天保七年二十八歲

余性嗜酒。然不能辨佳惡。但至攝之伊丹釀劍菱酒。

則染指便善知之。及游上國。入攝州。訪伊丹之鄉。以謂此鄉者天下之酒源。劍菱之氣味。必當百倍江都。就酒庫而飲焉。則殊不及也。怪而問之酒匠。則笑曰。君不了事耳。此酒海運至江都。遠江之洋七十有五里。載之舟艦。而撼以巨濤。涵澹澎湃。而後酒始和。然後美味生。此言也。余甚喜之。以爲士之有遊方。亦猶酒之有海運焉耳。今茲丙申二月。舍弟玄信將西越函關。游上國。臨行把觴飲之。告以酒匠之言。且曰。大丈夫不讀萬卷之書。不足以窮物理。不爲萬里之行。不足以體物情。陸象山不言乎。治心在揣摩人情。

事變。當今升平二百年。累熙之澤。洽海內。當是時。士生於世祿之家。而長於閨闈之中。飽食而暖衣。無可揣之人情。無可摩之事變。其何心智刮磨之有。必欲脫此病。而有所爲乎。莫如越鄉之游焉耳。夫游有九知焉。聽農話以知艱食。問土風以知俗尚。覽山水以知勝槩。敝衣糲食。屢逢屈辱。足以知含垢空囊徒資。備嘗辛苦。足以知處窮。歷列藩而察政績。非所以知治國之術乎。見賢豪而叩學殖。非所以知居業之方乎。看雲思親。陟岡瞻兄。非所以知孝弟之情乎。都邑城郭。關津郊野。凡古今英雄之陳迹。躬親歷觀。又非

所以知其智略高下與成敗之由乎。凡九知者。實爲我心智所由。猶庫酒歷風濤而美味生。當今世祿士子。舍之又何所揣摩人情事變乎。雖然玄信業醫者也。其心或曰。吾之爲業。知嘗草木之味而已。知名醫可就叩方而已。則吾復何言哉。上國余曾遊之地。師友多在焉。玄信過而訪之。其亦舉此以質之。

送西阪夢錫序

天保八年二十九歲

有人立于庭。漠然無情。過其前者。笑與之語。則莞爾解頤。有蓬頭菜色。掩袂啼泣。來訴飢餓者。則不遽泣也。何則喜順而戚逆也。今居治世。而虞戰國之備。猶

使夫無情之人遽泣也。故弔喪而垂涕者。非情之至者。不能也。居安而虞亂者。非慮之深者。不能也。加州西阪夢錫。游昌平學。修經術文章。暇輒演兵法。練武事。人或譏其好事。夢錫默而不應。嗚呼。余嘗聞其說矣。昔者朝鮮當國王李昫之時。有李珥者。與同列柳成龍輩。一日入經筵。珥啓曰。國勢不振久矣。不虞之變。不可不慮。請養兵十萬。以備緩急。不然而恬嬉度日。一朝變起。不免驅市民而戰。則大事去矣。左右無一人贊揚。既退。成龍謂珥曰。方今太平無事之時。經席勸勉。當以聖學爲先。而軍旅非急務。公有何所見。

而不與吾輩相議經。自陳達若是耶。李珥曰。俗儒何知時務。笑而不答。後十餘年。果有我豐太閣之事。今國家偃武二百餘年。國脈之盛。雖與衰鮮萬不同。而智者慮憂於未萌。卒然之變。惡不得而備。今茲丁酉秋。夢錫學成北歸。予臨別把臂言曰。夢錫。君欲爲文武全才之士乎。進於道。而勿局於技。今好載籍者。傍練武技。談兵法者。傍屬詞藻。世輒目曰文武全才。此藝耳。非道也。舉古人論之。若太田道灌。石川丈山。世俗所謂全才也。然道灌逢讒受國討也。曰。大丈夫受兵。不一矢以禦之。而就死衽席。非武也。令其人出鬪。

而後死。丈山浪華之役。違節度以貪首功。既致仕。因
睚眦以刃良民。之二士者。特匹夫之武耳。乃若其文。
則亦不過讀書屬詞。豈可謂之全才耶。夫所謂全才
者何如。性具健順。德該仁勇。胸蘊經綸。而心韜機算。
知柔知剛。乃寬乃猛。處足以獨善。出足以秉國鈞。任
司命。是之謂文武全才。此道也。非藝也。而藝亦存其
中焉。雖然。此豈容易哉。今君雖學既達。而道則無窮
矣。且加州巨藩也。而瀕北海。文治足以仁百萬生靈。
武備足以任一道海防。君居其國。而將掌一藩育才
之任。必成其全而止矣。夢錫欣然曰。俞。正吾志也。盍

序以爲贈。

射方小志序

文政十二年二十一歲

射方小志者何。涉園山人之西遊藁也。己丑之春。山
人始越函關。歷東海。入和紀。出京攝。西至黃薇。還軼
江濃。自岐蘇入甲州而歸。祛其歸囊。獲文若干篇。不
忍棄之。因集而錄之。不紀日月。不志行程。曰道途所
得如此耳。藁成。題之以射方小志。偶有數客。問山人
以其名書之意。山人未答。一客卒爾曰。山人好文章。
常將欲周遊天下。觀山海淵谷。卉木泉石。樓觀之偉。
城郭郊野。古昔戰場。與天地風雲萬化之變。以文之。

而無從而得也。斯遊也。斯所以報其志歟。一客曰。不然。山人好文。而非屑屑於文者也。山人生於江門。煩囂之地。而長於閨帷拊畜之下。常恐志氣卑茶。故千里草行。升高山。濟駿流。覽大都。行廣野。涉絕谷。無人之境。窮天下之快事。亦男兒所以報四方之志焉。爾。又有一客曰。山人之意。非止於此也。山人抱負慷慨。其志常期古人。其所以有斯遊者。蓋將跋涉千里。嘗窮阨。觀國風。交豪俊。察地理。如晉文之歷列國。如季札之觀上國。如司馬子長之遊燕趙。如王伯安之覽山海居庸也。不然則山人年齒尚少。將潛心講學。分

陰之惜。何暇優游山水也哉。山人聞之。喏然如失。茫然如醉。不能自決其說。因書之以質世之知山人者焉。文政己丑秋七月望。涉園山人鹽谷世弘題於櫻川之書樓。是日爲歸自西征之後六日。

筱崎小竹曰。簡潔可喜。

廣詢錄序

天保九年三十歲

朱仲晦論漢高祖曰。有聖人氣象。嘗讀此語。而有疑焉。高祖使酒好色。嫚人善詈。視儒者溺其冠。待大將如呼小兒。其傲放不羈。與古聖人允恭克讓之風。冰炭相反。而以爲有聖人氣象者。何也。最後考孔聖贊

虞舜之言。然後得之。孔子曰。舜其大智也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夫聖人聰明絕倫。宜無所用於人言矣。而曰好問。夫其所問者。必應掄睿智離羣者而諮之矣。而曰察邇言。夫以聰明絕倫之聖。尙且邇言之察。隱其惡而揚其善。權量而用之。斯舜所以成大。而孔子之所深稱也。漢高雖傲放不羈。而豁達大度。容人用言。非常人思慮所及。樊噲以武弁而諫。耽宴安。則翻然改悔。婁敬以布衣而建遷都之策。則卽遷駕關中。蕭何言韓信足用。則卽日築壇擢之都尉。而拜之大

將。如斯者。不暇枚舉。其度量之宏。用言之敏。殆與大舜同風。宜矣。朱氏之稱之也。由是而言。凡人主之德。莫鄙於自用。而莫大於取諸人也。必矣。我公政務餘暇。涉覽載籍。俾文學臣五人輪番當直。有疑義輒質問。不了則弗置也。五人者。逐日劄記以答。月積數十紙。公不敢唾棄之。命侍臣收而輯之。題曰菊園廣詢錄。命臣世弘爲之序。嗚呼。臣復何言。抑嘗聞之於韓愈氏。曰。管仲問路於老馬。孔子謂稼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我公英敏超類。自羣

下望之。猶農馬之於管孔。猶且廣詢周咨。不敢恥下問。可謂漢高之風似之已。意者天下才傑不少矣。而公方居大朝之要津。力能致當世之才。莫人而不詢。莫善而弗用。舍己從人。慎終如始。則其智之進。而德之躋也。豈止於今日哉。

丙丁鑑古編序

天保九年三十歲

今年夏。我公偶讀宋柴望丙丁龜鑑。而有感焉。命臣世弘。宜倣此體製。以輯本朝之事。臣惶恐奉命。退而閱柴望書。書作於理宗淳祐六年。是年當丙午厄歲。元旦日食。望故懼而作之。獻諸天子。以備倣省。其意

可謂篤矣。人有所懼斯敬。敬斯誠。唯誠可以感格天人。消弭災變。懼之於人也大矣。古之人。見日食則曰。陽德之闕。見彗孛則曰。除舊之祥。見凡天災地妖則曰。天所以儆人主者也。其天人相與之理。深乎微矣。然人情懼於有事之日。易懼於無事之日。則難。當淳祐之時。蒙古強梁。日尋干戈。宋室危幕。巢重之以厄歲。元旦之日食。當時君臣之懼之也宜矣。今天下清平。四海無虞。其丙午丁未。又在八九歲之後。而公豫備而戒之。欲監諸往跡。蓋篤之又篤者矣。臣嘗論懼之與怯。似而不同。責己省身。戰戰敬惕者。謂之懼。膽

小量狹。蕙蕙畏縮者。謂之怯。君子不宜有怯心。而不宜無懼心。舜在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者。無怯心也。宣尼燕居。迅雷風烈必變者。有懼心也。若我公豫備於丙丁之厄。乃可不謂之善懼者乎。夫五行之說盛於漢。宋歐陽修排之。而其傳衰矣。丙丁之爲厄。柴氏只謂自古而然。而不著其說。至於元人續錄序。載陰陽家之言云。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陽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則亦五行說之類耳。達者不必言也。但天人_之理。以六十爲一紀。易策之數。陰陽老少相配。則窮於六十。聲樂之道。五音十二律相旋。則窮於六十。其

他參同修煉之法。與夫五運六氣之相合。四輔八相之相錯。亦無不皆然。是以十母十二子相乘而窮。窮必變。不在於天。則在於人。代天治人者。做其天變。而修其人事。則禍亂可得而防。而妖孽可得而消矣。此君子之所以尙於懼也。謹取歷朝史乘。斷自用明帝。至後奈良帝。輯其丙丁之事。畧備顛末。因事立論。爲君相者。讀此而或知儆懼。因以旁考經史。察治亂之故。內省諸其身。而外修當世之務。則此編者。其無非今日之丙午丁未耶。嗟是我公之微意也夫。歲次戊戌。天保九年夏五月中澣。臣鹽谷世弘再拜謹序。

丙丁鑑古編後序 天保十年三十一歲

天保九年三月十日。西城廚房遺火。諸殿悉燼。是後郭中火屢發。訛言沸騰。人情洶恐。我公方以閣老兼計相。尤勞思政務。時有進丙丁龜鑑者。公覽之。頗有感于災異之說。閏四月十四日。召世弘。令近侍秋元吉順出其書示之。云。宜法此以編皇國丙丁之事。世弘退入編輯。所以檢之。有序。引唐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云。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他事。勿使讀書親近儒士。以謂士良姦巧可畏。此知人主一日不可不觀史也。是此書所以作也。

則原書之意。不專在丙丁也。因師其意。纂而修之。五月十七日。淨寫以進焉。公清閒看過。批其文。舉謬誤若干條質之。且曰。宜廣示師友。乞其點竄。再考以進。世弘頓首受命。是秋便室伴讀之事創焉。使儒士輪番更直。機務之間。有暇則讀。嘗晝寢誤課。因賦詩曰。讀書常課當嚴儆。懶睡醒驚斜日映。朽木糞牆堪自誅。平生豈學宰予行。其志尙可以見矣。昔者後魏主珪問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後唐明宗嘗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論經義。開益人智思。宋太宗勤于讀書。詔史館修太平御

覽一千卷。讀有常課。宋琪以勞瘁為諫。太宗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夫士良大姦。欲愚人主之術。不過勿使讀書。而賢若李先明宗等。則以載籍為益。神智者。信乎人一日不可不觀書也。今茲九月。再考告竣。因叙其受命著述之顛末。使讀此編者。知公之有是舉。非獨取於厄歲之說也。天保十年歲次屠維大淵獻。建戌月。濱松文學鹽谷世弘撰。

遠西紀略序 安政二年四十七歲

地氣之游移。遷轉於五方。而盛衰于一隅。猶如日月出沒于東西。升淪于南北。而有晦明溫冷之異歟。其

為數。遠者五百歲。近者二百歲。人與地氣。相為盛衰。而國之泰否興亡從之。且以近古觀之。當奇渥溫氏起於蒙古。地氣嘗盛於西北矣。滅國四十。拓疆數千萬里。西延歐羅巴。東欲吞我。北條相州一舉殲其二十萬眾。此役元史稱十萬。噶爾檢夫爾書稱二十萬。元人恥敗。減數未可知。今從檢夫爾書。於是地氣屈而折。漸遷于東南。而我建武中興。暨明朱元璋之興。適當其會。又二百餘年。益遷而極于東。我三河尾張為最盛。隔海則在長白山之下。又百餘年。轉而移于西。西洋諸國相尋而興。又迭有隆替。至今猶雄者。為鄂羅斯。英吉利。而衰運微兆矣。嘗聞諸洋學士曰。環

海火坑。以本邦為源。客歲陽焰方旺。地維大動。東海之波瀾。最屬洶騰。蹴天門。撼坤軸。汨丘陵。襄城郭。為數百千年未有之變。大凡大慝氣之後。必有大淑氣。客歲之變。或非地氣將大轉之兆乎。人輔天地以幹旋之。則自今以往三五十歲。儻將見東方復盛。氣數或爾。頃者仙臺大槻瑞卿示所著遠西紀略。請序。遠西史乘。譯傳綦少。瑞卿涉覽雜誌。旁搜廣採。以成是編。各國治亂興壞之跡。可概見。可謂勤哉。瑞卿春秋猶富。他日若際我盛運。又必不徒然而止也。吾鬢莖加白。恨將不及見焉。因舉地氣說。以為之兆。至其論

斷藉彼以諷當世。覽者應自得之。故不復揄揚也。安政二年中元節。岩陰鹽谷世弘撰。

書鹽谷岩陰山田長政戰艦圖記後

海南 藤野 正啓

鹽谷岩陰。近世文傑。其友安井息軒文。時有勝者。然豐贍雄博。則不及。況其他乎。此文係林學士文會課題。聞安政中。岩陰未仕幕府。林學士招以董督其門生。設題課文。岩陰乃自下筆。以示之標準。此輒其一也。而句格精鍊。氣力勁健。足以傳於世。如是。濱松木村世德。時在林門。乞得藏之。世德不幸早世。今歸其妻弟內田仲準之有。余嘗識世

山田長政戰艦圖記載岩陰存稿卷七

德於昌平。贊仲準又從余問文。因請余書其後。余觀之。此記係宕陰之手筆。顧寬政三儒皆能書。安政三儒皆以拙書自居。不應人需。故世罕知者。今見此書。筆力之勁。與文相稱。蓋其人磊塊奇傑。則所爲莫不奇傑也。抑長政以一匹夫耀我武乎海外。是時濱田彌兵兄弟入臺灣。擒和蘭所置酋長。質其子以歸。濱田者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家隸也。當時之人。志氣矯矯。雖微者有雄飛海外之勢。惜矣哉。幕府遽禁外航。不然長政彌兵之屬。將接武印度歐洲也。如宕陰蓋亦其人矣。故曰。誰哉三尺劍。雄飛紹此志。想草此文時。不勝技癢。掀髯奮臂。勃勃然不能自遏也。宜其文書并有氣燄也。

石陰賸稿卷一畢

終